

國家文學博士的宗師

高明的「一生」

● 陳慶煌（淡江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系出高郵，派衍薪黃，綜考據、義理、經濟、辭章之精微，恢張中華傳統文化；道隆周孔，澤敷髦俊，歷重慶、西安、星馬、港臺各學府，廣裁博士弟子生員！

諄諄教誨師恩難忘

乍聽仲華師（高明教授）溘逝的噩耗，我木然了。何其不幸？三位博、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都已相繼離去；人生的際遇、人事的變化，竟然如是之無常！

在三位恩師中，應以仲華師最為高壽。內子心寧常說：「高老師命最好，治好了腿傷，身體反而更加硬朗。」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由於家居木柵新光路，因而無論春晨秋夕，或是夏熱冬寒，師生往往會在校園中漫步時相遇。當長女蕾伊剛滿周時，也跟著我喊：「老師好！」而且喊得比我大聲。老師聽了亦不禁呵呵的笑著說：「好吧！我就破例收你為學生，妳可是我門下年紀最小的學生噢！」

通過博士論文校內口試後不久，我家搬離開了木柵，此後就很難和老師天天碰面了。但在教

育部博士學位評定會即將舉辦考試的前一天，我因全家赴中壢，老師連打了好多次電話卻無法聯絡上我，焦急得不得了。於是囑咐與我住家最近的林平和學長，請他到我家信箱察看是否教育部的公函還在？當平和兄發現公函還留置信箱，老師立刻要求平和兄將公函抽出，並隨時留意我是否已返回寓所。當日我從中壢回來，夜已深了。而與平和兄熟識住在隔壁樓上的姚先生，在我甫入大門，立即送來公函。我當下撥電話向老師報告並致謝，在老師指示明日的行程後，終於說：「現在總算鬆了一口氣了。」

次日的口試，雖然來得突然，但由於老師事前的諄諄誨導，幸能順利通過。事後老師還告訴我：將破例為我在南部覓份安定的差事。當楚望師為我尋求的工作已有眉目時，老師說：「你就安心教吧！總比南北奔波來得好。」

前年，我因見到臺灣師大停雲詩社十二位詩友已依序和了老師（八十述懷）詩，於是不揣譎陋，也試著去步韻。後來政大曹愉生博士還特以恭楷書於冊葉，而且在老師八十四歲壽辰的前夕，要我當面獻上，並奉觴稱壽。那時候，我就坐

在老師的身旁，老師神采奕奕，慣有的「呵！呵！」笑聲不絕於耳。老師說：「現在唯一牽掛的是高麗的婚事，等到五月間公女出閣，就可以了卻一切的心願。」

在高麗婚禮的喜宴上，國賓大飯店擠滿了各地前來的賀客，儼然就像一場校際聯合擴大舉辦的同學會。這時，我發現老師似乎已微露倦容；不過，我心裏還一直在為老師寬解，或許是因公女的婚事，以致睡眠不足的關係吧！想不到還未放暑假，老師就病倒了。在新學年纔開始不久，老師病情又加劇，竟然撒手而去了。

出殯那天，在景仰廳老師的靈前，一片肅穆悲感。公祭過後，於哀樂聲中，當眾弟子護送老師的遺體，穿過堆滿靈幟的長廊，來到火葬場。此情此景，所有弟子無不熱淚盈眶，怎能禁得起恩師就這麼永別的慘酷事實呢？後來，我獨自穿越辛亥隧道，徒步回家途中，忽然腦海裏又浮出這樣的一副晚聯：

名世有鴻編，猶記尊前稱上壽；
親炙逾廿載，那堪秋盡失恩師！
可惜枯竭的文思，仍然不能彰顯其潛德幽光

於萬一。因而，當老師逝世後的第一個冥壽之辰，我所能做的，惟有敬謹追述其往日行誼。

自幼奠定國學基礎

高老師初名同甲，入學後，自更名爲明，字仲華，一字尊聞。籍隸江蘇省高郵縣。出生於遜清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亦即民國前三年，夏曆閏二月十六日。高郵有湖，以其風光秀麗，又名珠湖。在城東有一座贊化宮，宮中闢有專室奉祀大成至聖先師孔老夫子。民國時，改爲學校，最初命名爲慶成學校，由太老師雲軒公諱哲任校長。後來改稱運河水利專門學校，太老師改任學監。老師入小學就讀時，即隨太老師住宿在這裏，太老師每晨每夕督課至嚴。但也時常攜吾師到城外東北方的文遊臺遊賞。此臺係北宋時秦觀與蘇軾、黃庭堅等遊憩之所，其唱和的作品，都鐫石鑲在壁上。又曾拜謁「獨旗竿王家」，亦即清代大儒王念孫石隴及其子引之伯申的故居，門外矗立有一旗竿，高入雲霄，爲高郵一大勝景。

生一的高明

老師生而岐嶷，四歲入塾開蒙，從茅鍾麒先生識方塊字，讀四書。六歲轉從謝韞三先生受教，謝氏人稱「謝三驢子」，以課讀至嚴，聞名於當時。吾師從他習古文辭，並讀完四書、五經，因而奠定了國學的基礎。九歲時，因背書未熟溜，塾師用戒尺擊其腦蓋，血流滿面，太師母心疼不已，乃決計送吾師進入公立小學攻讀。老師之所以考上高郵縣立第一高級小學，就是憑他作作三百字典雅的文章一篇而獲雋。雖然長大後腦

部還留有傷痕，但老師每次想到能在國學上有所成就，又未嘗不感激而涕零。

老師入高郵第一高級小學，就開始從沈仞千先生學習英文，從孫仰蓮先生研讀《史記》；而授吾師國文的，則是譚不烈先生。十二歲畢業，老師即奉父命到揚州聖公會所設立的美漢中學，從美國牧師韓德森先生學習英文一年。於是便遊覽了瘦西湖、梅花嶺等名勝。十三歲時，進入南京鍾英中學，因遠離父母的管束，頗沉迷於小說，而忽略了正課。寒假返鄉不久，成績單也隨著寄到了，學業、操行並列丙等。太老師說吾師喜歡吃餅（與丙諧音），於是每天早晨皆餉以燒餅二枚，使他哭笑不得，愧悔不已。回校後，即專心於正課，在班上考得第一名。依照鍾英中學慣例，班長、副班長不必經由選舉，純是由學校依成績的名次而排定，大家都無異議。吾師雖然在班中年紀最幼小，但是既爲班長，即不作第二人想，一直禪聯到畢業。這時，國立東南大學爲東南各省青年嚮往的最高學府，民國十四年，老師以十七歲之弱齡，竟榮獲錄取，其雙親及業師俞采丞、余介侯諸先生極爲欣慰。老師在中學時，除了國文外，以化學、代數、幾何、三角、大代數等科成績最佳，邏輯的訓練、思想的條理，也都因此而養成，這全是拜采丞、介侯二位師長的苦心陶鑄所賜。吾師初入大學，頗擬進數學系；太老師則屬意中文系，以便獻身於中國文化。吾師徘徊未決。會是時，中文系名師雲集，姚孟瑛先生明輝授易經，精微入妙，吾師即撰《讀易隨筆》，述其心得，作爲學期報告。寒假返家未及

一週，即接獲姚氏的掛號信函，寄回原稿，稿上圈點周密，總評許爲可成大器，並給了九十九的高分，而眉批則指陳缺失，一謂：與前賢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卻不可毀謗，再謂：對於自己所不知的，不可妄信他人，隨聲附和。此二者，正中吾師之病；其所以決計進入中文系，受姚氏鼓勵最大，終生服膺，不敢或忘。

受教名師沉潛學術

民國十四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崩逝，南京開追悼大會於秀山公園，老師受此感召，遂參加革命。翌年，孫傳芳、褚玉璞部隊包圍東南大學，搜捕革命志士，成律、吳光田二位同志被捕不屈而就義，吾師只好避往下關，登太古輪，由上海租界潛回故鄉發展黨務，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

民國十七年，當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東南大學易名爲中央大學，老師再度沉潛於學術。蒙姚仲實先生永樸授古文，實爲桐城派的嫡傳；從李審言先生詳讀《文選》，能爲駢文，自此始；從王伯沆先生灌鞏四書，闡揚心性之學，能得宋明儒者的真傳；從黃季剛先生侃治經學、小學；從汪辟疆先生國垣學自錄、版本；從王曉湘先生易習宋詩；從吳瞿安先生梅堯詩餘（詞）、詞餘（曲）；從胡小石先生光燐採金石、甲骨、書法及近體詩。而汪旭初先生東，則總領系務，以能詞鳴。由於吾師曾特蒙季剛先生的青睞，許列門牆之內；因而遵守舊禮，遞了門生帖子，並送上高郵刻本秦少游的《淮海集》、《秦郵碑帖》，及高郵名產，雙黃蛋與豬鬃酒等四色土

儀。季剛先生見後，非常高興，曾經錫以「淮海少年」嘉號，蓋欲以「天下士」相期。並且勗勉說：「侃從學於餘杭章君，章君從學於德清俞君，俞君則私淑高郵王氏，溯吾人學統，實出高郵。汝，高郵人也，今既從學於侃，當以光大高郵之學為志，幸毋負於爾之鄉先輩也！」因得聞章太炎先生之學，並上溯於俞樾、王引之、王念孫、段玉裁、戴震、江永、顧炎武先生之業，而眼界始寬，胸襟也就更加廣大。是時，同視得入門下的，只有潘石禪先生重現一人；其後，殷石隴先生孟倫也受到特知。至於劉伯平先生蹟、駱紹賓先生鴻凱、孫應若先生世揚、林景伊先生尹，皆先吾師從遊，後來纔相識的。

發憤研究國防問題

民十九年夏，老師畢了業，初設教於江蘇省立松江中學，品嘗張翰的蓴鱸，諦聽華亭的鶴唳，頗得吟嘯之樂。翌年春，應黨人梅佛光先生公任、曹重三先生德宣的邀約，遠赴瀋陽講學，藉以刺探日、俄兩國侵略我東北的虛實，一償其四方的壯志。誰知日人竟在九月十八日佔領瀋陽，吾師適逢其會。二十四日，從北陵附近倉皇脫身，行李盡失，徒步到皇姑屯，登上難民車，在日寇飛機的追逐下，凡三日夜不眠不食，纔進入山海關而抵達天津。其狼狽的情狀，實非言語所能形容。自東北歸來後，老師更深刻了解我國國防問題的嚴重，於是發憤研究，先從蔣百里先生方震的《國防論》開始，然後再遍讀古今中外的兵書，上自《孫子》《吳子》《六韜》、《三略》

……，中歷《陰符》、《虎鈴》……；下至《練兵實紀》、《洪游百金方》……；旁涉克勞賽維茨的《戰爭原理》、魯登道夫的《全體戰爭論》……等書，凡與戰略、戰術有關的，無不探究；而中國的戰爭歷史、兵要地理，如《讀史兵略》、《讀史方輿紀要》……之類，有裨於今日國防設計的，也莫不研讀。探究對抗日、俄的戰略，融會自得，經常發表在報章雜誌上，以期喚起國人的注意。不意竟因此而見知於江蘇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陳果夫先生、保安處長項致莊先生，立刻命吾師為保安處的主任秘書，時年二十六歲。這時江蘇國防緊急，為了預防日軍的進犯，省政府辦有保安幹部訓練所，中心民校校長訓練班等機構，以訓練抗日的幹部，而吾師就在其中講授「自衛須知」這一科目。所用教本即明人為抗倭而作的《洪游百金方》，對抗日頗具參考價值。

民二十五年，蘇衡月刊社輯吾師所撰的國防論文，印為《國防論集》及《江蘇國防問題》二書。當研究國防問題的同時，老師漸知國防不以軍事為限，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無不關涉，而國防心理與國防哲學的建設尤為當務之急，遂更博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理、哲學等等的書籍，所以見識益廣。又因不嫌於魯迅以左傾的普羅文藝思想迷惑青年，遂與論戰，對於文藝理論的刊物，多所涉獵。吾師認為：文藝的產生，乃適應人民生存與生活的需要。在日寇威脅我全民族人民生存與生活時，最需要的應是民族文藝與國防文藝，而不應倡導普羅文藝，宣揚

階級鬥爭的思想，以破壞我全民族的團結。因此和易家鉞先生君左等組織江蘇文藝協會，創刊《天風》與《文藝青年》二雜誌，以張其說。季剛先生聽說吾師從政，頗為不愜，一直到吾師呈上論易之文數篇，知其不曾荒廢所學，方始莞爾，遂取而付與旭初先生，分別發表於中央大學的《文藝叢刊》及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制言》中。

深入康藏創辦報社

民二十六年，日軍進攻上海，自金山衛、瀏河登陸，夾攻我軍後路。我軍在上海潰敗，接著南京也相繼失落。老師在《江蘇國防問題》一書中所預測的，竟不幸而言中！文人論戰，每不為軍人所重，也是無可如何的啊！這時江蘇省政府改組，顧祝同上將任主席，我軍在嘉兒莊大捷，徐州粗定。老師遂安置眷屬於故里，獨自沿著運河北上徐州，再轉隴海鐵路到鄭州，鄭州車站剛被日機轟炸，彈痕纍纍。又轉粵漢鐵路南下，到武漢；僑居甫定，度三十生日，即前往漢口太平洋飯店謁見陳果夫先生。果夫先生告以中央決定，將四川省雅安與西昌兩屬併入西康特別區，建為西康省，新成立中國國民黨西康省黨部，命吾師前往工作。起初老師頗為遲疑，果夫先生責以大義，說：「國家到了今天這地步，革命志士獻身黨國，個人工作實在無選擇的自由。」吾師遂奉命，向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陳公博、書記長黃琪翔等先生接收雅安、西昌兩屬各縣黨部，並深入康藏各縣區考察，計乘滑竿，跋涉山路一月有餘，峯雲遶足，溪聲盈耳，也不覺得旅途之苦。

到處勤求民隱，窮索政情，觀賞名勝古蹟，所獲頗豐。越過小相嶺、大相嶺及七摺孟獲城多處，發現諸葛武侯的遺澤入人甚深。凡中共長途游擊所經之處，必有潛伏共軍分子繼續活動，更知其貽患極大。

西康省分有三個區，雅安區為漢族同胞聚居之所，康定區為藏族同胞聚居之所，西昌則是夷族同胞聚居之所。而首府就在康定，舊名「打箭爐」。由於文化水準不同，民情風俗也就各異了。夷族亦即西南夷中的僜族，有跳月的習俗，歌舞極其美妙。藏族中黑教喇嘛，即所謂密宗，自稱有神通，能知過去未來的事，多獨居在高山洞窟中，頗為神奇。然而藏族人卻多信黃教。喇嘛教在西康的勢力極大，老師為了深入社會，經營邊疆，也學習藏文。又遇同鄉碧松法師入藏求法，路過康定，盡以所攜佛書相贈，於是勤讀貝葉，對內典頗有悟入。老師將讀佛經的心得刊載於《西康國民日報》的副刊上，學佛的人莫不許為知言。佛教誦宣講佛法為「轉法輪」，而當時藏族婦女把密宗真言刊在輓轎上，用手轉動它，也稱作「轉法輪」，老師曾經偶然一試，頗以為樂。在西康這裏，共產黨、青年黨與國民黨的勢力鼎足並峙，並無二致。此時，劉文輝兼任西康省黨、政、軍首長，對共產黨、青年黨採兼容並包政策，名為歸順中央，實係徘徊觀望。其省府秘書長為青年黨人，財政廳長為共產黨人，而省府原先所辦的《西康新聞》，為省境內唯一的報紙，也操縱在共產黨人之手。老師既奉命建立省黨部，出任書記長；又奉命創辦《西康國民日報

》，擔任社長。日夕在公，黽勉努力，與共黨短兵相接，奮鬥至為艱巨，仍然不曾以為苦。值得安慰的是結識了許多康藏地區的才俊之士。曾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國防研究院講座，在中央大學、文化大學任教的王成聖教授便是在西康認識的忘年之交。

組織詩社花溪吟嘯

民國二十八年底，老師奉調至中央訓練團黨政幹部訓練班第五期受訓，以省黨部委員周學昌、媒孽吾師於中央，夫子以實況面呈蔣中正總裁後，即請辭，未獲准；固辭，到了二十九年六月纔奉准。這時，武漢大學已遷樂山，四川大學則遷峨眉，老師到樂山為友人程千帆先生會昌代課，由於程氏前往成都為其妻名女詞人沈子苾祖萊照料湯藥，吾師因此遂得與劉伯平、黃耀先、沈先生相盤桓，並親赴烏尤寺復性書院聽馬一浮先生講授理學，乘便遊覽峨眉，探訪殷石臞先生，並謁見四川大學程校長天放。直至周學昌投日軍卵翼下的汪精衛偽政府，任偽南京特別市長，忠奸大明，吾師始應陳果夫先生召，到重慶小溫泉中央政治學校任秘書。纔一個月，就遭日機轟炸，老師所住的仁字房宿舍全燬，行李、衣服及在西康搜集所得的照片與文獻資料、佛書等悉付一炬，真有如佛家所說的：「四大皆空」。而老師及秘書室同仁隨果夫先生避入花溪旁的防空洞，又頂中一彈，山石樹木轟然傾墮，封了洞口，洞中人全被狂風擊倒，危殆已極。果夫先生知吾師居處被燬，特別囑咐住入春風樓，與共朝夕。每

在夕陽西下時，同坐樓頭，觀賞山溪景色，縱談古今中外之事，到夜幕低垂，而興猶未盡。老師於是益知果夫先生謀國之忠，待人之誠、力學之勤、處世之慎，更敬其見聞的廣博、識解的精敏、操守的廉潔、人格的高卓；而果夫先生對於吾師的學養、才性，也知之更為深切。

一年後，張道藩繼陳果夫先生任政校教育長，以吾師兼通新舊文學，聘授國文。同時講授國文的，還有黃淬伯、徐澄宇、穆濟波、蘇淵雷、熊翰叔、胡一貫、王夢鷗諸先生，皆是一時之彥。他們都擅長賦詩填詞，與吾師同組了一個詩社，於烽煙之際，吟嘯在花溪舟上，或有遠望之者，還誤以為是神仙中人呢？

矢志維護中華文化

民三十一年，因全國總動員，對日抗戰，老師曾兼任行政院國家總動員會議簡派秘書，主管文化動員業務，和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教育部、社會部、新聞局、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等機構接觸最為頻繁，調整並推動其工作。直到奉調至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幹部訓練班第二期受訓，始克離職。吾師在中央受訓期間，所識盡是當代才俊。結訓後，其學長劉季洪先生出任國立西北大學校長，延邀吾師任教。老師乃沿川陝公路北上，經劍閣、石門、漢中等地而來到城固。張遷的墳墓就在這裏。老師執教不久，即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當時文學院長為蕭一山先生，系中教授前後有高亨、邵祖平、張西堂、戴君仁、侯聘諸先生，與吾師相處極為歡洽。以西

京圖書館遷徙陝南，近在咫尺，老師遂得恣意借閱藏書，於其中禮學諸籍摩挲殆遍。後來參與制禮工作，能與諸禮家縱橫議論，盡得力於此。抗戰勝利前夕，共黨發動學潮，以暴力劫取校印，接收學校，迫走校長，各處、院長皆隨校長走陝南首府—南鄭，城固一地陷入恐怖狀態之中。吾師奮不顧身，獨挽狂瀾，遂團結同仁，組織學生，與共黨相搏鬥，僅一周而事平，肇事者皆遁去，乃迎校長等反校。當時各地都有學潮，西南聯合大學甚至發生慘案，其救平的迅速與徹底，大抵皆無法與西北大學比。

在城固時，老師觀賞遍陝南各處的古蹟；等到抗戰勝利，西北大學遷校西安，老師對於關中各地的名勝古蹟又莫不遊覽。西安的碑林中，藏有唐代開成石經，集儒學的大成。慈恩寺中藏有聖教序石碑及若干佛教經幢，老師均曾撫摩流連。於是周、秦、漢、唐的歷史文化，時時刻刻無不縈迴在腦海、激盪在胸中，愛之而難以或釋。而宋代張載以至清代李顥皆為關中大儒，世稱其學為關學。吾師既探其學，乃益知中華文化的永恆價值，進而立志要維護並發揚光大之。

當西北大學遷在西安時，劉季洪校長曾聘吾師兼教務長一年餘，校事底定，校長辭職，而吾師亦應國立禮樂館館長汪旭初先生之召赴京，任禮制組編纂，與李證剛先生翊灼、殷石驪先生孟倫等共纂《中華民國通禮草案》，總統就職大典的禮儀，即是吾師所定。稿成而館閉，老師遂轉而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居住在南京鍾山下新建的校舍中。不久因徐蚌會戰，共軍攻

下蚌埠，南京局勢緊急，老師乃應湖南衡山國立師範學院院長陳東原之邀，前往任教。

避居寶島另開新局

既到湖南衡山，不知何日能再度返回南京鍾山宿舍，日瞻國父陵寢，這時老師真不能不感慨萬端了。好在院內同仁相處甚洽，馬宗霍、駱鴻凱、周邦式諸先生皆如水乳交融，共事半載，相與印證所學，甚相得。吾師曾為學生社團作文學、佛學等演講多場，一時轟動。衡山有李鄴侯、王船山的遺跡，可以發思古的幽情；而佛教叢林遍布，梵唄鐘聲，又時或引出世的遐想。但以赤焰燎原，湖南政局大變，老師乃轉道廣州，而避地寶島臺灣。夫子一生顛沛流離，未遑寧處；至此，又將另開新局矣。

吾師蒞臺在正中書局所編高初中國文，其體例為後來諸家編輯國文教本所本。於任教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期間，又為國防部編定各軍校所共用的國文，為教育部編標準本國文。臺灣陷日五十年載，國文已被日人摧殘殆盡；至此，始重奠其基礎。而雷做震先生震等所創的《自由中國雜誌》，吾師初與其事，曾以報導文學的體裁撰《我逃出了赤色家庭》一文，以小說體裁撰《身分證的秘密》一文，是為臺灣有反共文藝之始。其後以論中國文化與雷氏等不合，遂退出。張道藩為推展新文藝運動，設文藝獎金委員會，老師與梁實秋、王平陵、陳紀滢諸先生並任評審之役。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欲推進青年文藝運動，冀望吾師登高一呼，為之倡導，乃協建中國青年寫作協

會，遂得與張道藩所創立的中國文藝協會共同為新文藝而努力。老師的新文藝論著，則散見於《文藝創作》《幼獅文藝》等刊物之中，頗具啟蒙發聵的效用。

任師大國研所所長

張曉峯先生其均任教育部長，改師範學院為大學；懷於中國學術文化的式微，大專院校國文師資的缺乏，令師範大學創立國文研究所，而以吾師主其事。老師每常說：我中國學術文化的傳統，以「志於道」為目標，以「據於德」為基礎，以「依於仁」為精神，以「游於藝」為途徑。其所謂「藝」者，可分為考據、辭章、義理、經世四學。考據為接受知識之學，所以重在求「真」；如文字、聲韻、訓詁等學，則是考求文字之學；目錄、版本、對讐、辨偽、輯佚等學，則是考求文籍之學；考古、金石、甲骨、簡策、繒帛、庫檣、敦煌等學，則是考求文物之學；諸如此類，包括了現代所稱的「顯學」在內，皆屬考據（又稱考證）之學。辭章為發抒情意之學，所以重在求「美」；其以語言、文字表現的，如文章（涵蓋古文、駢文、語體文等在內）學、文法學、修辭學、詩學、詞學、散曲學、戲劇學、小說學、俗文（涵蓋變文、寶卷、彈詞、鼓書等在內）學、文學批評等，則是世人所謂的文學；其以音聲表現的是音樂，以動作表現的是舞蹈，以形象表現的是書法、繪畫、雕塑、建築等，諸如此類，則是世人所說的藝術，也當附帶提及。至於義理與經世之學，則義理為體，經世為用，皆為

造福人羣之學，所以重在求「善」；《莊子》（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論語》（憲問篇）所謂：「修己」、「安人」，《禮記》（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而「止于至善」，皆是。如經學、子學、玄學、佛學、理學等，皆屬義理之學。如天文學、地理學、曆算學、博物學等，今屬自然科學；如氏族學、史學、兵學、政治學、刑法學、財政學、經濟學、統計學、縱橫學、教育學、禮俗學等，今雖名稱

或異，並屬社會科學；如農桑學、水利學、植物學、建築學、醫藥學等，所謂術數學者也歸此類，今並屬應用科學；凡此，皆是經世之學。考據、辭章與義理、經世之學，相互為用，合四學以求真、美、善的完備，然後纔能集中國學術文化的大成。今之學者，以秉性各殊，愛好有異，或許不能兼具衆長，融通一貫；但對於其本源、體系及研治的方法，則不可不盡知。又今之言學術者，大率做倣西洋，分科務求細密，研理但責專精；所以成就了不少專家，卻無通才大儒；且於中國學術文化的大本、大源、大體、大用，多忽而不言，中國的學術文化也就瀕臨式微了。

張其昀部長為求提高我國的學術水準，促進我國的學術獨立，建立博士制度，於民國四十六年，指定浦薛鳳先生所主持的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及吾師所主持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招收博士研究生。張部長曾躬臨吾師當時所羈居的行政大樓下樓梯間斗室內，多所垂詢。吾師以此為創舉，前無所循，乃苦心壁畫，期能盡善，而無負於部長的殷殷屬望，這是現代中國有博士教育之

始，也是老師生平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國家動亂，國學人才斷層幾二十年，至此始見接續發皇。而今，國內各大學競設中國文學研究所及博士班，中國學術文化的普及與發揚，一時呈萬花競豔景象。溯自吾師創始之時，艱苦備嘗，迭遭冷漠、輕蔑、牽掣與阻難，而一一克服之，這並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盡曉的。

與政大結不解之緣

民國四十五年，以陳百年先生大齊的禮聘，吾師兼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創系伊始，所約與共事的熊公哲、王夢鷗諸先生，皆是政大舊人，其餘也都為專攻國學的。百年校長與吾師一致認為：學法律的教法律，學經濟的教經濟

，乃天經地義，不可移易；中國文學亦何獨不然？譬如演唱平劇，票友雖唱腔流轉，偶有佳作，但登臺後，一舉手，一投足，往往不能合轍；科班出身的伶工，雖或不能盡成名角，但唱合板眼，動合規矩。唱戲的，固仍取伶工，而不從票友；習中國文學的又何獨不如此呢？這是百年校長與吾師所以有此共識而定下的決策。

民國四十八年，劉季洪先生接掌政大校務，吾師再受命任教務長一年，行政紀律、考試風氣，一時肅然。適逢香港政府創設中文大學，合崇基、新亞、聯合三書院而為一。聯合書院中文系在鬧過學潮後，參加三院畢業會考，而屈居殿軍，於是禮聘吾師前往主持系務，因得與姚莘農、鄭水心、李伯鳴諸先生共事，一年而考試成績大進，二年與崇基、新亞等齊，三年以後則成績優異

者多出於聯合，以是頗獲聯合書院師生的敬愛。起初，吾師蒞港本為謀迎接困在大陸的眷屬；事雖未果，但以俸厚，遂得以肆意購書，秘籍奇書多藏箱篋，朝覽夕誦，深以為樂。又以香江為國際都會，因得與世界漢學家互通聲氣，見聞益廣。此時，張其昀先生在陽明山華岡創辦中國文化學院及中華學術院，敦聘吾師為中華學術院哲士，且以中國文學系主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長二職懸以待吾師二年，吾師不敢辜負厚意，遂返臺。又因政大也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所，劉季洪校長也以所長一職懸以待吾師二年，得到張其昀先生的諒解，纔復返政大。綜其一生，凡四度到政大任教，而卒老於此，也可以說是緣結不解了。

民國六十一年春，韓國建國大學以韓國留華學生得文學博士而歸的，多出於吾師之門，遂邀請訪韓，並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老師因此得與彼邦學者李熙昇、李崇寧、李相殷、李家源、白鐵、車柱轆諸博士相與論學藝，敘歌曲；又得縱覽奎章閣所藏中、韓古籍，一飽眼福。留韓五日，在建國大學講（中韓文化的關係），在中國學會講（中國學的研究），除了促進中韓兩國學術文化的交流外，並藉以敦睦邦交。是年夏，老師向政大請假一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學客座教授。原先，吾師任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考試校外委員前後八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畢業考試校外委員三年，曾兩度赴新，皆因時間倉促，未能暢遊南洋各地，搜奇訪勝，每以為憾。至此，以其弟子皮述民先生主持南大中文系務，門人賴炎元、王忠林、謝雲飛、應裕康等先生也都任教於

中外雜誌

此，咸望夫子南遊一年，以便更親瞻效。老師於是暢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各地，與僑居華人相接觸，宣揚我中國學術文化，而獲償夙願。

退職之後專心著述

民六十四年，老師遵新大學法規規定，退職專心著述；繼續為國立編譯館纂輯師專暨高、國中標準本國文，幸有陳貽鈺先生的鼎力襄贊，分勞不少，吾師旋膺「華岡教授」，更跋涉全臺，教學不倦，栽育無數。六十六年夏，於颱風之夜，不慎滑跌，右大腿骨折，入三軍總醫院就醫四月，門人探視，榻前無虛。老師講學五十餘年，幾乎中文系所開設的課程，夫子皆曾主講過；研究生所撰寫的論文，無論經、史、子、集，或是考

據、辭章、義理、經世之學，夫子也全都指導過。自有博士班以來，各校研究生，經吾師教導而膺文學博士或碩士學位的何止數百千人？其弟子遍布於美、歐、亞洲各國及國內各大學院校，均為發揚中華文化而努力。其辛勤散播的種子，早已開花結果，蔚為莊嚴世界矣。老師在大陸時的著述，除〈連山歸藏考〉、〈易圖書學傳授考源〉二文，經日友平岡武夫博士代為搜得外，餘均難以獲見。入臺以後的著述，已刊印成書的，有《中國文學》、《詩歌概論》、《中華民族之奮鬥》、《禮學新探》、《孔學管窺》、《大戴禮記今註今譯》、《孟子之生平及其思想》、《高明文輯》、《中華文化問題之探索》、《珠湖賸稿》；積稿未刊的，有《中國修辭學研究》、《

人在高樓上
吟心似月情
是心還是月
心月總晶瑩

慶題
弟吟草

高明

高明教授題詩贈本文作者墨跡。

說文研究》、《等韻研究》、《爾雅研究》、《中國聲韻學》、《易學平議》、《春秋三傳研究》、《治學方法》、《中國文獻學研究》等書。此外，老師曾主編《夏經述要》、《二十世紀之文化百科全書》約二千餘萬言，與林景伊先生聯合主編的《中文大辭典》約二千餘萬言，工程最為浩大，編印校修，均極困難；雖係成於衆手，而發凡起例，綜理審訂，則多出於吾師，其為闡揚傳統文化首創之功，自有不可掩沒的功勞。所以在七十八年，老師八十一歲時，行政院頒以國家文化獎；雖屬殊榮，但若無夫子之實，又如何能獲致呢？可惜在八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因輕度腦幹中風，入三軍總醫院急診，治療三週後，已能返寓休養。詎意七月十五日復發癱昏迷，即送仁愛醫院，入加護病房，至九月十九日，病況益劇，不幸在二十一日午夜棄世，享壽八十四歲。文宿遽墜，士林同悼，嗚呼！痛哉！

老師初娶高郵下秀英女士，生子飛及登，女妙；僅飛隨吾師至臺，餘則並陷大陸，營救不得。繼娶滄州葉黎明女士，生女麗。高飛獻身軍旅，而高麗也長大成人，留學美邦，並在去年初夏返臺舉行婚禮。想不到三進入秋天，老師竟然再病不起。

如果老師退休後，不須奔走於臺灣師大、政大、文大、輔大、高雄師大、逢甲等大學之間，盡其餘力，以謀生活；或許得享其天年，也未可知？這大概是千古以來為書生者所不能免的際遇吧！緬懷前景，真不勝其愴惻悲辛！